

新中國西北叢書

我們的蒙

高天著

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

高天著

新中國西北
叢書

我們的綏蒙

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

新中國西北
書 我們的綏蒙

每冊定價國幣壹元

外埠酌加運費函費

著 作 者 高

天

印 刷 者

新中國文化出版社
西安香米園德化里

發 行 者

新中國文化出版社
西安香米園德化里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我們的綏蒙

目次

一、綏蒙走馬記

(一) 進天伊盟

(二) 塞外糧庫——後套

(三) 五原戰時色

(四) 傅作義將軍談攻擊

(五) 西公旗女司令

(六) 風沙夜走馬

(七) 烏梁素海·西山嘴

(八) 包頭灘上渡冰橋

(九) 柴磴一日

(十) 米淪陷的包頭

(十一) 退敵後的達拉特旗

(十二) 土默特青年

我 們 的 綏 蒙

二，綏蒙政治戰

- (十三)『處女地』東勝
- (十四)杭錦旗綠灰
- (十五)『旗下人』
- (十六)蒙疆新墾地——抗力民
- (十七)蒙旗安定力
- (十八)墾地之母——郡王旗
- (十九)訓練中的蒙旗幹部
- (二十)札薩克旗·祝捷會
- (二十一)在『沙王府』
- (二十二)剪燭話伊蒙
- (二十三)榮祥談蒙政
- (二十四)榆林塞上
- (一)舊陰謀與新花樣
- (二)反攻的開始
- (三)用團結答覆分化
- (四)封鎖線

我 綏 的 羣 我

(五) 偽蒙悲劇的演出

三，綏蒙進步之路

(一) 蒙政領導方針之檢討

(二) 調整機構推動旗政

(三) 經濟建設與資源統制

(四) 進步之輪軸——教育

(五) 軍事與動員

(六) 粉碎敵人的陰謀

四，苦鬥大青山的自衛軍

五，內蒙青年在戰爭活躍

一、綏蒙走馬記

(一) 進入伊盟

寧夏的石嘴山渡河，進入伊克昭盟，這裏就是鄂爾多斯草原，包括了兩個河套的廣大牧場；石嘴山渡口舊伊克昭盟各旗的寧夏及阿拉善旗牲來要道，石嘴山則為蒙漢貿易中心，鄂托克旗所屬旗物亦，如鹽、皮毛、牲畜，大部分由此輸入寧夏，其間尤以鹹為大宗，石嘴山有三皇宮，龍王廟，清真寺，對岸則是蒙古白塔，這兒可說是宗教建築展覽會，從這裏看出宗教的分野，渡過黃河這條界線，就祇能領略石嘴山光了。

站在河岸上向東望去即隱起伏，白草叢生着荒沙，放牧的駝羣自由在地徘徊於草叢間，沒有人，祇見一片白茫茫，畫出絕漠風景。

鄂托克旗並不完全是沙漠和草原，也有青廣大的鹽池，清代以來，內地人民出塞開墾者日眾，鄂托旗沿河地接近抗錦旗地力民地，因有溝渠灌溉之利，而農業繁興，綏遠曾在沿河設沃野設治局，抗戰初起，綏省政治脫節時期內，由寧夏省改設陶樂設治局就近治理。

鄂托旗雖在綏遠範圍內，但以經濟和地理關係，轉與寧夏接近。民國二十二年，寧夏有事，馬鴻逵主席，曾委鄂旗保安大隊長彭繼道討濟為專鄂邊境巡防司令，其後鄂旗喇嘛章文軒擴大保安隊擁有伊盟最大實力，一面與寧夏保持更密切的關係，一面整頓

旗政，着手撤回旗境漢民永租地，其事醞釀甚久，挑力民去年發生的土地糾紛，亦由此而起，後經當局妥為處置，得未擴大。

最近，當局為充實盟旗自衛武力，每旗發給經費一萬元，整編各旗保安隊。並由綏省府會同綏遠蒙政會派員到各旗點驗，現已全部告成，鄂旗保安隊有人槍×千餘，裝備齊全，我們從石嘴山渡河時，有鄂旗保安隊數人在渡口照料，在這遼闊的沙漠地帶，能在每一條路口佈置下自衛武裝，令人無限興奮。

由石嘴山通過伊盟後套較出磧口為近，現已就石嘴山至渡口堂四百里荒原間，用汽車輪子壓成了一條公路，這條路往來車輛很少，因此，渡口兩戶人家全部站出來，用驚奇的目光迎送著我們。

這裏屬於邊外草原地帶，人少畜牲多，在這兒成了真實的寫照。汽車過處，野兔野犬在草叢間驚馳，車窗外不斷映出這種動的畫面。

平均車行二小時，才能發現遠遠一座小村落，每村不過房屋兩三間，有的祇剩一片廢墟，看不見人影。

有村子往往有羊羣。羊羣給沙漠旅行者最大的興奮，它們黑白相間，活動在草原上，假如要攝影，這便是最美麗的鏡頭。路旁時見駝羣負着重載迎面走來，往石嘴山進口。

邱陵間石山錯雜，煤層浮於地表。後套及寧夏用煤，多仰給於此，鄂爾多斯高原地質未詳，設將來大事開發，絕不止一片沙漠而已。

四百里路間，祇有水井六口，我們臨行前帶足了水和食物，而且是吃車，一天就走完了這四百里路上，並不感到什麼困難。假如在夏天，徒步旅行，那苦況就不堪設想了。經過第二口井時，車子「拋錨」了，井旁有蒙人二男一女作遠行裝束在席地進餐，看見車子停下來，現出驚訝的神色，欲問而不敢問，蒙古同胞之純樸天真，於此可見。機件修復後繼續前進，又一次停車時遇到兩個陝北神木縣的青年，他們自幼過着遊牧生活，半年以前出來放牲口，不知不覺的飄流到這裏來，塞外人的生活，像這原野一樣，遼闊廣大而自由。

這條公路，大部為過去車輛闖來闖去，壓輾而成，經路加修費就通車了，而溝渠邱陵的坎坷仍不能免。我們的車子至坎珂道上跳盪着，終於在傍晚時候經過一個大召廟再渡黃河，到了塞北銀庫的後套邊境，後面有兩輛車子在坎珂間跳盪了機件，停在半路，車上人嚐到了「雁沙漢」的塞外生活的況味。

（二）塞外銀庫——後套

鹽口堡在「後套」西南角上，這村子是隨着「後套」農墾的發展而產生的，當後套興起的時候，教會也正向綏夏二省發展，有許多村子剛剛形成，就有了傳教士，有了教堂，在後套叫做什麼「堂」的村子很多，便是因教堂之設而命名的，鹽口堂的白神甫（比利時籍）和我們談起來，三十五年前他到這裏，還祇三兩戶人家，以後，水利漸興，農戶漸漸多起來，現在的「銀庫」正是當年的荒野。回想一下，他顯出很興奮的樣子，雖然，他興奮的原因不止這一樣，後套富足了，他們的地位更加優越了！

我 們 的 綏 遠

庚子賠款，內蒙古抵償的部分，大都以上地作抵，如達拉特旗內教案關係：賠銀二十七萬，除由該旗抵償外，其餘一切土地歸公發現賠償之外，仍欠十四萬兩，即以河套地畝二千零九十餘頃作抵。這一部分教士便在綏西取得土地支配權，作大規模的開墾，并利用土地權加強租賃關係發展教務。

綏夏二省及內蒙古的天主新總教堂在三盛公，寧夏北部和綏套一帶，他們發展得很普遍，單是鄂托克旗地內就有十一處教堂；三盛公附近形成具有政治規模的天主教區，綏市的一言一動，可以左右人心，可以主宰一切。渡口堂這小小村莊，總共兩千多人口，天主教徒就佔了兩千人，其餘少數為回教徒。附近村莊的組成情形大致同此。

土地產權屬於教堂的地方，人民要生活，就信了天主教。教堂存在著雙重租佃關係，教徒領種的田地，每年繳租約佔全收入十分之三，教堂則向蒙旗繳納少數租金，有的則毫無租款負擔。

渡口堂東北行三十里馬加河為綏夏省界，越界前進八十里至陝西，這裏是綏西經濟中心之一，戰前即有相當繁榮，中國銀行曾設支行於此，人口近萬，天主教徒佔四千餘，自綏遠政治軍重心西移之後，這地方更加重要了。抗戰中鄉村代替了城市，陝西也以抗戰而興起，提高了它的地位。

所謂「後套」指河套北部黃河故道——烏加河南流的地區而言，這裏有東西四百里，南北一百里的廣大平原，有土、幹渠、無數支渠的水利，糧食的產量可以供給綏遠全省，還有大量剩餘，入寧夏和陝北，這一片塞外樂土，近代已成為自然的移民區，晉、

冀、陝等省人民移來者特多，但有的是耕種時北來，收穫後南去，沒有土地所有權，也沒有生產的責任心，且以來去無定，流動性太大，以致土地耕種中未能盡其地利。

套套墾地，除海灘墾地十萬頃之外，開墾者三萬頃，常有收穫者一萬四千頃，政府田賦實收則僅七千頃，實墾地面不及全面積的十分之一。陝、地屬臨河，後套是墾水利，臨河為首，荒地少於平原，糧產富於安北，可是我們經過這一帶時，極目荒涼，野草蔓生，可見墾墾人力，還差得很遠。

戰發動後，套套經濟緊縮，對大軍，給養從未感到過困難，這有名的一糧庫，可以長久支持邊界的抗戰，舊有四十多萬担的存糧，今年八九成豐收，又可以盈餘十多萬担，軍需民食可以取不盡，用不竭，不過，近年水利失修，渠漕不暢，今年秋季灌溉不足，明年歉收的成分較多，一般農民租於「糧穀防荒」的舊習，今年的收穫，大部分窖藏起來，不願出賣，同時，各部隊購糧頭緒紛紜，又有漢奸抬價囤積，從嚴取締，奸商因而壟斷糧糴，一時呈現荒現像，最近已由當局加以統制取締食糧出境，糧荒問題乃告解決。

套套民衆生活異常簡單，雖然缺乏糧庫，但人們吃的是小米，山藥且，小麥麵，至於小麥，則大部外運，飼料不是本地人主要的食糧，有些家兼營牧畜，衣着和燃料也取給於牲畜身上，每人一身羊皮袍褲，一年可以穿三季，燒的是牛糞和「羊羔」（羊糞）積到二、三寸厚時，割成磚形充作燃料，墾區溝渠密佈，出河必須乘馬，所以大多數農民，收穫過後，深居簡出，不與外界接觸，有的臥炕吸烟，消磨歲月，不問天荒地

我們緩慢的變遷

老！這種惰性的養成，就是謀生太易的緣故。

農事在後套，異常省力。祇要澆上水，播上種，那麼收穫可以坐而待之，不需耕耘，也無庸鋤草。土地的力量使食糧在蓬草叢中茁長起來，肥碩，壯大，一切不要人操心，這一片「藥土」，得天獨厚，「藥土」上的人們也就成了天之驕子，以極小的勞力獲取生活，大部分的時間力量都在閒散中消耗了，這樣大的閒散人力，如果能加以組織和運用，可以增進無限的生產，可以樹立自衛武力的堅強基礎。祇可惜人們大都養成安於苦一的情性，能吃苦不能耐勞，但可衣食無缺便不再出力，寧願把生活水準降至極低，也不向農作以外去爭取人生幸福，對生活的態度如此，進取心和鬥爭性之薄弱自屬必然，同時因地廣人稀村落疏散的關係，加之每家都是新墾戶，來自不同的地域，籍貫不同，生活無聯系，羣體意識更為缺乏，有的村居緊逼，竟而老死不相往來，有的村屋零星點綴，相距遙遠，「一家村」是極普遍的現象。

抗戰中，人們的生活起了質的變化，敵人的砲火和炸彈，使他們覺悟到祇有大家結合起來才能應付當前大難，這種新的認識改造了後套民衆過去的狹隘心理同時，政治基層幹部，動員工作者，軍隊政工人員，在新的共同任務之下配合起來加強組織和領導，把一盤散沙變成一塊混凝土，這和其他落後地區一樣的從抗戰中得到的顯著進步，現在許多村子的自衛武裝建立起來了，許多村子，在動員的號召之下，經常的集會商討出些什麼力量，拿些什麼東西貢獻給國家，築路，捐糧，因之特別踴躍。

(三) 五原戰時色

五原，曾被敵人衝到它的大門口——西山咀和烏鎮，終於打退敵人到三百里外的包頭和二百里外的安北，這這條路上，曾經遺留下無數敵屍。勝利的餘威，一直鎮懾住敵人不往西犯，「後套」的人民在警戒中渡過了兩個安靖的冬天。

又到冬天了，黃河封凍期，冰橋數百里，隨處可渡，正在便利敵人活動的時候。爲保衛綏西，五原這軍事的神經中樞緊張起來，應付一年一度的嚴重關頭。

五原民衆在戰時生活是律支配之下活動着，積極的是出錢出力，消極的是防空，那天黎明，人們都到郊外一防空一去了，等到下午四時規定的時間，一聲號砲，民衆趕回家來商店下門交易，一天祇有複市，白天的生活全是在郊外渡過，雖然朔風吹得一天緊似一天，但人們爲了減少損害，依然在郊外生活，敵人的瘋狂轟炸每次都是撲空。

包頭敵機場，五原離三百里，中間是一塊空闊的地區，所以五原的一空襲敵祇一特別大，往往剛發警報敵便到了頭頂，我們在五原曾經遇上這樣兩次，但敵機光顧的祇是一片空城。

五原新縣城在隆興長，城垣已經拆毀了，一條東西大街爲商業區，自從今年七月開始封鎖敵區，後套和包頭間商路斷絕，五原市上的物價飛漲起來，從平時價格直漲到內地物價水準以上。非必需品價格漲得并不絕對是壞現象，相等的因爲敵貨不得入口，法幣便不致外流，資源不能輸出，敵人更無從利用。少數奸商操縱物價，並不會影響到對

敵經濟戰戰略的成功。

察合清野的準備工作，已在動委會的策動之下完成了。即使敵人西進，也祇會取得空城和荒草，人力資源，是絕對不給他利用的。

就全面形勢而言，蒙遠是極北端的前方，全戰線的大左翼，在這裏活躍着無數青年，活躍着抗日歷史最久的戰士。五原是左翼戰線的中心，各季緊張期到來的時候，這裏集中的全線各部隊的首領，個個都是突出的民族英雄，當他們奉命的前後，我會一一的訪問，從他們必定有力的答覆裏，更增進了保衛大西北的信念。

一個小屯營裏，大家在陽光下晒暖，等到了糧果，戰時代名震中外幾位將領，大戰紅格關欄的董其武將軍，指揮收復靈廟的孫蘭峰將軍，和當時的參謀長袁慶榮將軍，再一度便是縱車反正首元粉粹敵人，以華關華陰謀的安樂亭旅長。他們在面抗戰開始直到現在，始終沒有離開過國綫，苦戰援東的精神永遠保持發揚。

察北反大，大同，雁門關，平型關河口，太原，改交，綏南諸戰役，沒有一次折本給敵人；××軍對國名，被敵人圍攻數日，回師後，以××怒西倚為屏障，敵人祇有眼巴巴的看，這大好庫，使敵的腳手不進再向西伸。

在一個寒窗席上，意的會了東北二騎士——郭希賢、萬兆麟，和反正五將領——石玉山、王三信、高振興、李兆興、馬子禧。

郭希賢，萬兆麟是遼寧名將，軍鄉淪陷了八年，他們始終為規復家鄉而奮鬥着。全國抗戰發動，打回老家去的機會到了，他們各領一支人馬到敵人後方去，面對着東北和

敵人苦鬥，一位在綏東，一位在察哈爾，塞北在草原上騎士們在神出鬼沒的打擊敵人。
石玉山，王子修，三年前和安泰亭同時在綏東反正，三年來不斷地利用過去關係爭取和瓦解偽軍，在保衛綏西的戰鬥中也立下不少功績，今年冬天，他們決心再拚一下，打破兩年來的沉寂。

我 去年春天，馬子精司令率團攻大柵灣之役，反戈殺賊，甘心附敵的森蓋逆部，因而遭到覆滅殘餘的死運，司令是達拉特旗人，他防守在達拉特旗的包頭灘上，今年旗內駐大軍，糧食缺乏，他不願加重民衆的困難，到五原來請求傅副長官統籌解決，這一問題，已經得到圓滿的解決，他正興奮地接受當前的艱鉅任務。
冬天到了，五原緊張着，「將星雲集」，決定了今年不再等待挨打，集攏了我們一
的 充勝利。

綏

(四) 傅作義將軍談攻擊

冰雪季到來的時候，見 傅作義將軍，這時在綏西局部反攻（高台梁戰役）之後，全線反攻的準備時期，冰雪季中的殺伐，正是動的時期，於是我們就動聽着面談綏局，首先便談到攻擊。

『消滅敵人，才是最安全的防禦！』這簡潔的語句使我凝神傾聽。
『譬如白刃戰，自己不刺中敵人，爲敵人所刺中，所以每個戰鬥兵都知道怎樣使用自己的刺刀！』

我 們 的 綏 遠

『戰略戰術的運用也是一樣，我不攻敵人，敵人一定攻我，這是很淺顯的道理，歷史上很少有防守可以觀勝的。』

他注視窗紙上的陽光，陽光容易逗引記憶的，於是，他記起——

『過去不少次戰役我曾在防守上下過很大功夫，結果呢——唉，完全是錯誤，那些防守的力量用在攻擊上，戰果一定不止那樣消極而已，現在想起來真痛惜那些浪費了的力量。』

我也記起了薄守時代的傅將軍，涿州，忻口，太原，他曾造成奇蹟一樣的戰功，尤其是涿州之役在人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崇敬和榮譽；然而現在這榮譽的光輝，經他自己否定了。

『收復百靈廟，是攻擊的效果，去年春天反攻歸綏，一間房戰役勝利之後，確定了我們的新的戰術思想。』他興奮地站起來，欣然新的戰鬥史的開端。

轉變後的戰術思想——攻擊，更適合於這位北方名將的強硬個性，無疑的攻擊在他是更善於運用的，他說：

『今天冬天，綏遠的形勢和往年不同，在綏遠本身講，敵人對着冀——大青山和晉西北威脅的加緊，使我們非斷行攻擊不足以保衛綏西，商台梁戰役的試驗，更增強了我們攻擊的信心。』

『綏西攻守戰的形勢，敵我所佔不同，包頭後套間是荒山和草原，後套的核心部分，距敵人是很遙遠，如果敵人進攻我們是以逸待勞；而包頭附屬則在我控制之下，我攻

我 們 的 綏 蒙

敵人，轉而易舉：時機來的時候，我們定不辜負這有利的依托形勢。』

『敵從欽廉海岸登陸窺廣西，這又是，次新的進攻，依我觀察，這一新進攻不僅是在華西單獨進行的，在敵人戰略上，必須兩翼同時動作，進攻才有意義。如果在南北兩極進攻的話，他一定向綏西大舉動作，造成箱式大包圍，但我們決不等着挨打，我們要爭取主動，打擊敵人，不管他是否作配合進攻的打算！』

『消滅敵人才是最安全的防禦，祇有主動攻擊，才能澈底粉碎敵人的進攻計劃。』他跳來跳去，手不斷地按在腦门上，沉思地說：

『把攻擊的戰術思想運用到游擊戰法上，我在開始一種新的試驗——就是『要殲滅敵人，先去分散他，迷惑他，逼住他，然後預期的戰果就在我們的掌握中了，分散的攻擊法（類似散戰）就是在適當空間下採取全面動作，無數小組分向無數小據點同時活動，不必真打，祇須做出聲勢變態來，敵人就手足無措了。尤其在綏遠，騎兵游擊時這種戰法最適用。我這樣試作，而且決心繼續這樣作下去。（綏西大渡博將軍在勝利地實踐了新的戰術思想。）』

『攻擊勝利，是各部門配合的戰果，單獨軍事動作是不夠的，向敵後展開政治戰，宣傳戰，才會促使敵人澈底潰敗。』

『在政治上，我們召集了全省口于幹部，舉行抗戰建國工作討論會，給大家一個統一認識，然後分發敵後去開展他政治工作，擴大游擊政權，加強保衛政權的武裝，縮小和奪回敵人的統治，打擊和粉碎偽組織。同時，訓練了一批蒙漢青年，組織蒙政工作團